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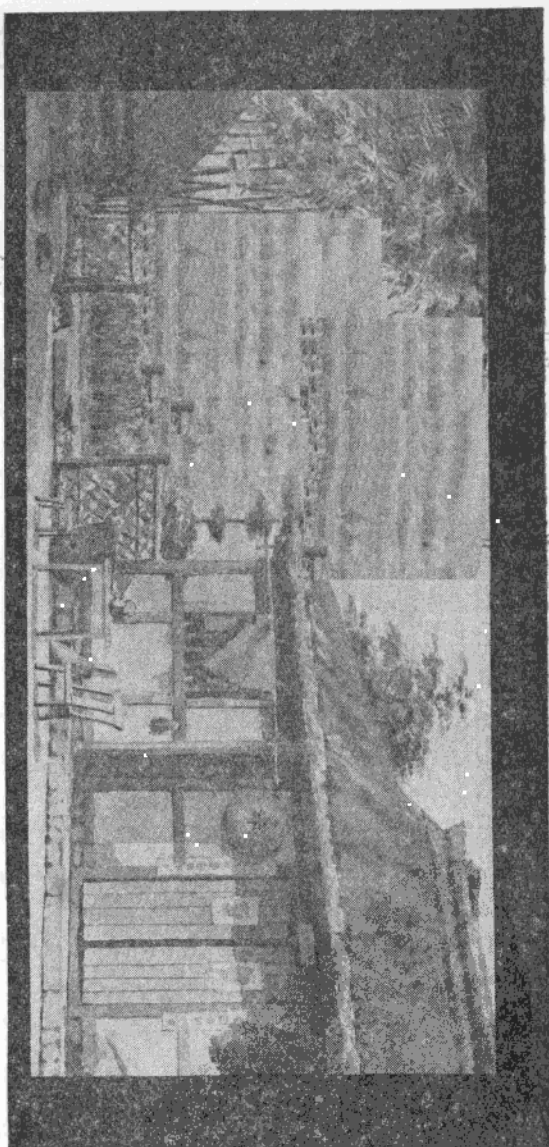


年 輕 人

康 江 弟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PDG



“年轻人”舞台设计

设计：赵树理

I247.1
1354

12

時間 春三月，收割小春的時候。

地點 在川西平原，一家農民的院子裏。

人物 姚家平——男，二十四歲。轉業軍人。互助組組長。

羅三爸——男，四十歲。互助組副組長。

何芝英——女，二十三歲。村婦女委員，青年團員。姚家平的妻子。

姚家鳳——女，十九歲。初中畢業學生。姚家平的胞妹。

姚大娘——女，五十歲。姚氏兄妹的母親。

余震光——男，二十二歲。轉業軍人，姚家鳳的未婚夫。

佈景 一個乾淨、小巧的院子。右面露出的兩間草房是堂屋和臥室。左面是糞池和豬圈的一角，豬圈後有一叢茂密的竹林。一個大石條橫放在豬圈前林蔭下，是洗衣和磨刀用的。正中是一道半人高的竹籬笆，籬笆外一座小石橋通向廣闊的田野。

幕開 一個晴朗的中午，風和日暖。田野裏的菜子、麥子已經熟了。竹林裏的催耕鳥不時叫着：快收快割。林蔭下，姚家平坐在石條上看報。他穿了一身褪了色的黃軍裝，“抗美援朝”紀念章在他胸前掛着。他有着一張油黑的方臉，雖然瘦卻很有精神。頭上是剛蓄起不久的短髮，直沖沖地立着。臉上很少有過笑容，他是一個嚴肅而執拗的人。

姚家平 （看着報，急躁地）哎！新紀錄！新紀錄！人家又是一個

新紀錄！

何芝英從正屋裏出來，一手提着裝糶食的木桶，一手拿着幾把鐮刀。這是一個健美的農村少婦，高高的個子，長長的臉，濃眉下面有一對稍微深陷的眼睛，使人一看就曉得她是一個聰明而又倔強的女人。

何芝英 誰又是一個新紀錄啊？

姚家平 還有誰？工廠啊！人家又找到了竅門，三個月的生產任務，一個月就完成啦！

何芝英 這是好事嘛，你着什麼急呢？

姚家平 我不是爲人家的新紀錄着急。你看看我們鄉壩頭，比起工人老大哥來，差了多遠啦！

何芝英 哦。光是急一陣有什麼用呢！

姚家平 我知道，你是看慣了的，我的心可是常常像貓抓的一樣。

何芝英 看你，提起來就着急。我也不是什麼看慣了，你也應該……（稍停）算了，這陣不說了，等今天下午割了麥子回來再說吧！我去餵豬，這幾把鐮刀你幫着磨一下吧。

姚家平 好。擱着吧！

何芝英擱下鐮刀，提桶進糶園去。

姚家平坐了一會，懶心無腸地拿起鐮刀，慢吞吞地在石頭上磨着。

羅三爸從籬笆外走進來，他是村裏有名的老實人，三歲小孩也怕得罪。因爲生產上是能手，大家推他做了副組長。他本來是不幹的，但推却無效，只好應承。他心裏想：辦事我不行，實在要我幹，只好多幫大家跑跑腿。

羅三爸 吃過飯啦，家平？

姚家平 吃過了。羅三爸，坐。

羅三爸 不坐了，我來問你一個事，今天下午到底割哪家的？

姚家平 昨天晚上開會不是早說好啦。割唐三孀的。

羅三爸 這我曉得。可是——今天上午李二爺又說，吃了午飯先割他的……

姚家平 先割他的？不要把他將就翻山啦！人家唐三嬸是烈屬，田又隔得遠，說到天上去也該先割人家的！

何芝英提空木桶由豬圈房上。

羅三爸 我們怎麼對李二爺說呢？

姚家平 對那種自私自利的人，有什麼好說的！道理明擺擺的，他又不是三歲娃兒，還不曉得呀！

羅三爸 這個，我……

姚家平 你怕他把你吞了？如今是朝着社會主義走，光顧自己的思想就不行，要徹底改造！

何芝英 區委書記說過，改造也是一步一步的來，不能下梗樓梯。有問題還是要說得心服口服，聽說李二爺已經對你有意見了。

姚家平 有意見？（勾起自己的委屈）我沒意見就是好的了，他還有意見！

何芝英 家平，你這是什麼話？

姚家平 什麼話？人家工廠裏搞得熱火朝天，只有我們鄉壩頭，三天打不濕，五天晒不乾，都是各顧各，一點集體主義精神也沒有。照這樣下去，將來工人早到了社會主義，我們可還在那兒過渡哩！

何芝英 那你這樣乾着急，就到了社會主義啦！

姚家平 依你說，就跟大家一起慢慢拖麼？

何芝英 你……

姚家平 （遞鑊刀，阻擋何芝英說話）算了，反正跟你說不清楚。鑊刀磨好了，拿去！羅三爸，我去看李二爺，等一下你去叫張泗洪他們。（欲走）

羅三爸 （連連應聲）是，是！

何芝英 （不放心地）見到李二爺，好好跟人家談一下。

姚家平 談可以談，但是小組的決定他也非執行不可！（昂然下）

何芝英 （追上去）家平！家平！（見已走遠，只好轉來）

羅三爸 真是年輕人，火炮性！

何芝英 羅三爸，你看他是不是有些變了？

羅三爸 他，沒有啊！嘿嘿，我看他對你還是跟從前一樣……

何芝英 （知道他誤會了）不是這個，我是說他領導互助組，跟開初回來時不一樣了。

羅三爸 這個，是有一點……不過，也還是差不多。

何芝英 還差不多呢？自從過年那陣進城去了一趟，回來就老是說工廠這樣好，那樣好；農村這裏是缺點，那裏也落後。脾氣越來越躁啦。

羅三爸 家平可不能進工廠，他一走，哪個來領導互助組啊？

何芝英 照他這個樣，互助組也領導不好。

羅三爸 哎！慢慢來吧！（看太陽）啊，時間不早了，我得催張泗洪他們去，你也催一催你們婦女。

何芝英 你去吧，婦女組沒問題！

羅三爸 我只擔心我們的小先生！（指屋裏）

何芝英 你說家鳳呀？咳！才從學校回來，願意摸鋤頭就不容易了。一步步的來吧！

羅三爸 （點頭）我走了。（向田野走去）

何芝英拾起地上的報紙，提着空桶進屋去。

姚大娘揹着一背割來的雜草從外邊走進來。

這是一個受盡奔波、終日勞碌的老太婆。她從來閒不慣，總是丟下背篋拿掃把的，省吃儉用，開個會她都覺得耽誤活路。因此，思想很不開展，遇事嘮嘮叨叨，光打小算盤。現在她手裏拿着一封信，放下背上的草，興奮地向正屋裏喊着。

姚大娘 家鳳！家鳳！

家鳳聲：什麼事？

姚大娘 你來嘛！

姚家鳳梳着辮子從正屋出來。這是個帶着小城市氣息的農村姑娘，好講個穿戴。乍一看好像很大方，但大方中夾雜着一些忸怩氣。由於母親的溺愛，遇事非常任性。

姚家鳳（埋怨地）人家在梳頭，你催什麼呀？

姚大娘 你那頭髮一天要梳幾回呀！給你的信。

姚家鳳 啊！他回信了！（興奮地看着信）

姚大娘 是余震光寫的嗎？

姚家鳳（示意不要問）

姚大娘 不是？

姚家鳳 誰說不是。你別打岔呀！

姚大娘（沒趣地）唉！

姚家鳳（看完信，興奮非常）看！我昨天晚上做的夢完全成了事實了！

姚大娘 什麼夢啊？

姚家鳳 我夢見他騎着一架自行車回來了。

姚大娘 他是誰呀？

姚家鳳 還有誰，余震光啊！聽說轉業委員會把他調到縣裏財政科當了股長。他回來正碰上我在田頭割麥子，我跑過去喊他，他理也不理我，臉朝着一邊，自言自語地說：哼！初中畢了業，還是回來揩太陽過山，真沒出息！說完頭也沒掉，騎着自行車就走了。我當時真恨地上沒有縫，要不我就鑽進去了。

姚大娘 年輕人，就會做這些怪夢！

姚家鳳 我這夢一點也不怪。看，他這信上不是說他們回來當幹部嗎？

姚大娘（欣喜）啊！

姚家鳳（突然有些憂鬱）他就這兩天要到家啦。

姚大娘 那好呀！

姚家鳳 還好呢！我一沒考上學校，二沒參加工作，他回來可拿

什麼臉去見他呀！

姚大娘（同情，但又無法）咳！

姚家鳳 媽，我到區上去。一定要他們給我找個工作！

姚大娘 初八那天，你不是找過民政助理員介紹工作啦！人家不是說不行啊！

姚家鳳 民政助理員算個什麼！這回我找區委書記去。

姚大娘 這話也對，區委書記人最好了，我們莊家人有事找他，人家沒有不關心的。

姚家鳳 那我就去！（從房簷下竹竿上取下她已經曬乾了的制服，一邊穿着）

姚大娘（一邊幫女兒穿着衣）是啊！好歹讀了八九年書，還能在家裏受這個苦！要是從前呀，十年寒窗都能考狀元了。

姚家鳳 跟我同班的好幾個同學，現在都參加工作了，有幾個像我呀！

姚大娘 是啊！那才是有出息呀！

姚家鳳（穿好衣）我去換雙鞋子。（進屋去）

何芝英手裏拿着鐮刀，唸着報紙上。

何芝英（邊走邊唸）“年輕人，把青春……”？（發現姚大娘）媽，這麼快你就割回一背草啦？

姚大娘 你還說快哩，比起你們年輕人慢多啦！

何芝英 妹妹呢？

姚大娘 在屋裏。（指稻草向雞圈下）

何芝英 妹妹，妹妹！

姚家鳳穿着一雙白色的球鞋從屋裏出來，何芝英沒察覺出。

姚家鳳 什麼事呀？

何芝英（指報）妹妹，噢，小先生，請你把這個給我講一講。

姚家鳳 我看！（唸）

何芝英 字我勉強認得，就是不懂怎麼講。

姚家鳳 要講啊！（思索一陣）“年輕人”你該曉得吧！

何芝英 這個曉得，“青春”是指什麼呀？

姚家鳳 “青春”——就是年輕的時候。

何芝英 那麼“獻給祖國”呢？

姚家鳳 “獻給祖國”——就是拿出來，貢獻給祖國。“年輕人，把青春獻給祖國！”“年輕人把青春獻給祖國”這句話，總起來說，就是：趁我們年輕的時候，把一切力量都貢獻給我們的國家。

何芝英 噢，是這樣的。比方爲了社會主義，需要我們幹什麼，就幹什麼，趁我們年輕的時候，扎扎實實爲社會主義出把力氣。是不是這樣？

姚家鳳 嗯，差不多。

何芝英 那我把這張報紙帶着，等一會割麥子歇氣的時候，你給我們組的年輕人唸一唸，講一講，好不好？

姚家鳳 ……好……

何芝英 （發覺姚家鳳的裝束，感到詫異）馬上下田做活路去，你穿上這一身不怕弄髒啦？

姚家鳳 我今天下午……請個假。

何芝英 請假？這怎麼行呀！妹妹，我們婦女剛和他們男組員挑了戰，大家都要創造條件，爭取辦農業社啦。這兩天活路又緊，沒有要緊事，你就不要請假啦！

姚家鳳 當然有要緊事啦！我一定要請假。

何芝英 到底是什麼事呀？明天辦行嗎？

姚家鳳 明天？不行。

姚大娘在豬圈房內：“就准她半天假吧！”

何芝英 到底什麼事呀？這麼急！

姚大娘在豬圈房內：“她到區上去。”

何芝英 （明白了）噢。你又要去找工作，你不是已經去過了嗎？

民政助理員說得很清楚，現在我們農村一天天需要有文化的

人了，勸你安心生產。你又去，人家還不是跟你說這些。

姚家鳳 助理員說的算不了數，我今天去找區委書記。

何芝英 區委書記還不是一樣，政策未必還有兩個呀！

姚家鳳 不管怎麼樣，羣衆的要求他不能不重視！

何芝英 那也要看是什麼要求。

姚家鳳 我初中畢了業，還是回來挖泥巴，這不是浪費國家的人材嗎？

何芝英 人家山東的徐建春也是個女學生，她參加了農業生產，不但沒人說是浪費人材，政府還表揚她哩。

姚家鳳 徐建春是徐建春，我姚家鳳是姚家鳳。依你說，那……那讀的書有什麼用呢？

何芝英 怎麼沒有用，這陣評分記工，給互助組當小先生；將來辦起農業生產合作社，你就可以……

姚家鳳 （打斷她）算了算了，又是那一套。你別忘了，我讀了八九年書，就是爲給你們當個小先生嗎？那太沒意思了。

何芝英 怎麼會沒有意思？剛才你不是還給我講這報上的話嗎，
“年輕人……”

姚家鳳 （不願聽）算了，你別熱炒熱賣了。時間不早了，我找區委書記去。

何芝英 那，今天下午你不參加生產啦？

姚家鳳 再是生產生產，我這一輩子就完了！（欲走）

何芝英 （攔阻她）你實在要到區上去，也跟你哥哥打個招呼，商量一下，好歹他是個組長，調工是他在安排。他要是同意你去，你再去，好不好？

姚家鳳 哼哼！組長！他還不是一樣，早就想往城裏飛了！對不起，我馬上就要到區上去！

何芝英 你……

姚家鳳 我怎麼？會管管自己，不會管管人家！

何芝英（耐住性子）妹妹，就算我剛才的態度不好，請你原諒。

不過我希望你還是心平氣和地想一想！

姚家鳳 我早想好了。這是我自己的事情，一定要去！（向豬圈）媽！

姚大娘從豬圈房出來。

姚大娘 喊什麼？

姚家鳳 我的新草帽呢？

姚大娘 在你床頂上。

姚家鳳氣沖沖地進屋裏去了。

何芝英（無可奈何地）媽，妹妹真叫你慣壞啦！

姚大娘（故作委屈）她的脾氣天生這麼怪，我有什麼辦法呀！

何芝英 唉！也怪我自己，拿着道理說不清楚。（稍停。自言自語地）
和男組員挑了戰，缺一個人手怎麼行。（快步向田野走去）

姚大娘望着媳婦的背影，痛惜地嘆了一口氣。

姚家鳳戴着一頂新草帽上。

姚大娘（機密地從懷裏拿出鈔票）家鳳，把這兩角錢帶上。區委書記事情多，要是等久了，就在街上吃兩碗豆花麵。

姚家鳳接錢欲走。

姚大娘 等一下！以後對你嫂嫂嘴不要太硬啦，人家在我們屋裏也是一把能手，一天到晚累得毛根兒都沒有沾過背，再說人家又是青年團員、婦女委員……

姚家鳳 青年團員、婦女委員也不能強迫命令呀！我初中畢業了，沒有升學就應該參加工作，這就說到毛主席那兒去，我也有理！（出籬笆門下）

姚大娘（望着女兒）咳！這孩子！（進屋去）

稍頃。姚家平拿着鐮刀，氣沖沖地上。何芝英也跟着上。

何芝英 到底爲了什麼事？你開腔呀！

姚家平（忿忿地）你們都安心跟我搗亂啊？太陽都偏西啦，還塞在家裏漚蛆呀！

何芝英 我在喊妹妹。

姚家平 人呢？

何芝英 她要到區上找工作去，今天下午請假。

姚家平 啊！她的幹部思想又來啦！不准她去！

何芝英 她早走啦！

姚家平 走啦！（跑到籬芭旁，對着家鳳的去路）家鳳！家鳳！滾回來！這鬼女子，連頭也不掉。氣死人！外人跟我搗亂，自己人也這麼不爭氣。

何芝英 不爭氣，還不是跟你學的！

姚家平 什麼！跟我學的？

何芝英 就是。你一個受過革命鍛鍊的人都不安心在家裏生產，她一個年輕學生怎麼能安心生產呢？

姚家平 你真要把我氣死，她不安心是怕吃苦，我是怕吃苦嗎？告訴你，我是看不慣這落後勁！

姚大娘上。

姚大娘 出了什麼事啦，家平？

姚家平 出什麼事啦，我們互助組垮桿啦！

何芝英 啊？互助組垮桿啦！到底是怎麼回事？

羅三爸着急地從田野跑進來。

羅三爸 家平，家平，你是領導人，要大量些呀，常言說：宰相肚內能撐船，你怎麼能跟大家賭氣呢！

姚家平 誰跟大家賭氣呀！我是組長，我要掌握原則，我不能將就那些自私鬼！

羅三爸 唉！這……

何芝英 到底怎麼回事呀，羅三爸？

羅三爸 還不是怪李二爺那個“老牛筋”，大兄弟說今天下午割唐三孀的麥子，他也點了頭，誰曉得他一倒拐割自己的去了。張泗洪、周二順就鑽了這個空子，也跑回家割自己的去了。

這一來大家都不安逸，七嘴八舌吵開了，都要割自己的。家平喊了兩聲沒招呼住，就衝氣回來了。

何芝英 別的組員呢？

羅三爸 大家見組長都走了，也就各自回家去了。

何芝英 你是個副組長，也不掌握一下！

羅三爸 （爲難地）咳，大兄弟都招呼不住，我還招呼的住呀！

何芝英 咳，這不簡直散夥了嗎？這還行啊！（匆匆跑下）

羅三爸 唉！要這樣還能辦農業社呀！（跟下）

姚家平 哼！這些人的心真不曉得是怎麼長的！（氣憤地把鐮刀扔在地上）

姚大娘 （心疼地）哎呀，別把鐮刀摔壞了！（拾起鐮刀）

姚家平的心氣痛又發了，用手揉着心口。

姚大娘 怎麼啦？心口又疼啦？（扶兒子坐下，疼愛地替兒子揉着傷口）

哎！一個帶過傷的人，成天又忙做活路，又忙開會，調工啦，評分啦，這要操多大的心呀！就是一個好人也够受啦！

姚家平 操心倒算不了什麼，最氣入的是他們扯七扯八的，你的嘴說起了白泡子，他當你是發母豬瘋！

姚大娘 不是當媽的說你，只怪你從部隊上下來那陣就打錯了主意，要不怎麼會落到這個地步。

姚家平 當時是什麼情況呀！上級動員，還能不響應啦！

姚大娘 哎！不管怎麼說，你也不該揹太陽過山了！好歹你是有功之臣呀！如今這有功的人到哪兒人家不說個光榮、不優待優待呀！只要你開聲腔，還會找不到輕巧的工作，吃碗安樂茶飯啦！

姚家平 看你襟襟索索說了些什麼！

姚大娘 你不要嫌媽襟襟索索，我辦事情可比你們想得周到。你跑回來種莊稼，這不是自己拿繯索往自己鼻子裏穿呀！雖說如今我們莊稼人比從前是好到天上去了，終歸還是要揹太陽

過山啦！七十二行還是算最苦的一行呀！

姚家平 看你還是舊眼光。苦！還苦得了多久呀？上回演蘇聯電影你不是也去看啦！人家蘇聯的莊稼人是什麼光景呀！

姚大娘 你不說那是蘇聯呀！不管怎麼說，就憑你是個復員軍人，怎麼也可以找個別的事情做。

姚家平 （困惑地）要都這樣想，那誰來種莊稼？

姚大娘 這你管他的！自己有個輕巧公事幹幹，總比這陣強得多呀！

姚家平 光顧自己？那我成了什麼人啦！

姚大娘 你怕轉業軍人都是回來種莊稼呀！只有你才這麼老實，余震光今天給你妹妹來信說，他們這批轉業回來的就不是做莊稼。

姚家平 是幹什麼？

姚大娘 當幹部。

姚家平 啊！真的？

姚大娘 信還在你妹妹身上呢，不信一會你看嘛！

姚家平 啊！（像一盆冷水澆在他頭上，他怔了一陣，心裏感到十分委屈，情緒十分激動……）組織上真是太不公平了！爲什麼人家回來是當幹部，我回來就搞生產啦！人家就搞順利的事，我就搞這麻煩事。他余震光在戰場上是英雄，我姚家平在朝鮮也立過功啊！他負過傷，我也掛過彩呀！說出身、說歷史、說工作、說學習……哪樣我也不比他差呀！（過分地激動，使他的心氣痛更厲害了）

姚大娘 （替兒子揉着）不要着急，你總是聽不得什麼，一着急心氣又痛。

姚家平 （只顧思索，沒有聽母親的話）真是太不公平啦！一樣的同志，兩樣看待！（思索）

姚大娘 是啊！我看這個互助組長你就讓別人當算了，田裏的活

路你也不要管啦，到區上走一趟，找他們給你也派個工作。

姚家平 唔，我到區上去！（起身向外走去。忽然，自己的手觸到胸前的“抗美援朝”紀念章，立刻又想到這樣不對，下意識地又走回來）

姚大娘 你是要草帽戴啊？

姚家平 不，我……我不去了……（痛苦地坐下來）

姚大娘 你這個人哪，岔腸子真多，又想到什麼了？

姚家平 （心亂如麻）你老人家別嘖嘖咕咕的了，我要靜靜地想一想。

姚大娘 哎！我這又不對啦！

羅三爸匆匆上。

羅三爸 家平！家平！

姚家平看着羅三爸，腔也不開。

羅三爸 家平，這下好啦！虧得芝英東家邀西家請，總算把大家又找攏了，你去給大家開個會，把疙瘩解開了，好做活路。

姚家平 去給他們開會？還沒有把我氣死！

羅三爸 你是組長，你……忍下這口氣吧！

姚大娘 羅三爸，他心氣痛又發了。

何芝英上。

何芝英 怎麼還不去呀！大家都等着你們……

羅三爸向何芝英支嘴，示意姚家平不願去。

何芝英 （對家平）你呀……

姚家平 （沒好氣）我怎麼？

何芝英 （忍耐地）算了，生產要緊，以後再談。去吧！

姚家平 你要去，你去你的！

何芝英 大家都在等你，把話說明白了好割麥子。

姚家平 說到天上我也不去！

羅三爸在一旁乾着急，不知如何才好。

何芝英知道僵局一時打不開，拉羅三爸到一邊說悄悄話。

姚大娘 （對姚家平）進去歇一陣吧。

姚家平 （固執地）不！

姚大娘 （痛惜地，搖頭）咳！（進屋去）

何芝英 ……（逐漸大聲）就這樣，你去對大家說吧。

羅三爸 好，我這就去。（無可奈何地下）

何芝英 （對姚家平）你還是好好想一想，要再這樣任性，哪還像個組長啊！

姚家平 我早想過，不像算了！

何芝英 你！（仍然耐住性子）你又不是三歲兩歲的小孩子，說這些話，不怕別人笑你。

姚家平 （不理地把頭掉到一邊去）

何芝英 （誠懇地）你在朝鮮立過功，受過獎，大家都很尊敬你，可是近來你這也瞧不起，那也看不上，成天光挑別人的錯，你說，這樣對嗎？

姚家平 （不語）……

何芝英 我曉得你喜歡工業化，喜歡工廠，說真的，這誰能不喜歡呢！可是農村搞好了，也像工廠一樣的有意思，對國家也一樣有很大的好處，你不是不知道。你把部隊上的辦法硬搬回來，想要莊稼人一下子就跟志願軍一樣的服從命令，一點不計較個人，這怎麼行呀！區委書記時常說：對羣衆要說服教育，要有耐心，不能強迫命令，可是你却偏偏……

姚家平 （煩躁地）你不要給我上課了，你說這些我前幾年就知道了！

何芝英 你不要仗你比我懂得多，可是做起來，你比誰都差！

姚家平 什麼？我比誰都差！好！那小組長我不當了！我倒要同比我好的人學學！

何芝英 你這個人真是……難道你不知道組織互助組不容易嗎？眼看着就要辦農業社了，你今天這一鬧，添了多少麻煩！自

己錯了不承認，虧你還當過志願軍……

姚家平 難道我不配當志願軍？

何芝英 志願軍是最可愛的人，有錯不改，就是不配！

姚家平 （猛然站起）好，我不配！我——（衝進屋去）

何芝英 （想不到姚家平會這樣，一怔）……

姚大娘在內：“家平，家平，你做什麼？”

姚家平 （邊扣衣服，邊出來）我走！

姚大娘 （覷出來）上哪兒？

姚家平 我離開這個鬼地方！（大步跨出籬笆門，向田野走去）

姚大娘 （追上去）家平，家平！

何芝英 （同時）家平！

忽然從田野裏傳來一個年輕男子的聲音：“家平！家平！你看我是誰？”接着一個身揹背包的轉業軍人出現在籬笆門前——這是余震光。

這是一個充滿朝氣的小伙子，從他敏捷的舉動和閃爍的目光中，可以看出他對事物的明達性。他雖然負了傷，但從表面看去完全是個健全的人，他非常樸素，同時又是一個謙遜的人。但是他究竟還年輕，在對人對事上還有些幼稚氣。

姚家平 （驚）啊！你回來了！

余震光 （拉着家平的手）想不到這麼快吧？家平哥。

姚大娘 啊！是震光呀！快進來坐。

余震光的出現，使剛才的不快暫時從人們臉上飛去。

何芝英 快進來坐！（幫着取下背包）

余震光 大嫂，這兩三年你們都好吧？

姚大娘 沾毛主席的光，比從前你在家時強多啦！

余震光 離開家鄉三年，什麼都變好了！（四面張望）

何芝英 （看出余震光的意思）家鳳到區上去了，你在路上沒有碰到？

余震光 （略有羞怯）沒有啊。我是從鄉上來的。

姚大娘 快坐下吧！儘站着還行啦！